

过士行剧作断想

田本相

—

即将出版，他约我为之撰文，此情难却。文章还未开笔，又置《新剧本》展开士行剧作的座谈会，遂做《过士行剧作断想》。

一

首都舞台，其实也是全国话剧舞台大萧条的日子：八十年代的探索剧的热潮突然退潮了，奇怪的是传统的演出也同时停演了，死气沉沉……

过士行带着他的《鸟人》冒了出来。它确实给人带来一阵惊喜，似乎是横空出世，平地声雷；似乎也带来争议，排演不久，北京的观众喜欢它。

二

过士行便一发而不可收，紧接着的是：《棋人》、《渔人》、《坏话一条街》（我们曾在下边给这出戏起了一个名字，叫“狗人”）。五年四台戏，在九十年代的剧坛上，堪称是一大奇迹。八十年代那些老的中的青的剧作家，到九十年代，可以说是一部戏也没有，不知何之。唯有满脸络腮胡子的过士行，在作着人弃我取的憨事。他干脆把一个待遇颇丰，一心到中央实验话剧院作一个穷编剧。可见，他是迷上了话剧。单是这一点，也着实令人可爱可敬！

三

过士行的起点很高，第一部剧作就是一部成熟之作。他是带着他对话剧的思考，对人、对人生的思考，对时代的思考来创作的。

四

过士行的剧作是需要另眼看待的。好象他是非传统的，甚至反传统的，但是，却又是传统的；好象它是非现代的，但又是现代的。它是中国式的，尤其是北京的。

过士行观察生活的角度。

过士行有一套写法。

过士行有他的趋向、格调和趣味。

过士行自己的人物，我们称它为“闲人系列”。

五

过士行再没有对生活的发现更重要了。作家的一切创造都来自对生活的发现。而对生活的发现的核心是对人的发现。正如老舍先生发现了未庄的人们；老舍先生发现了骆驼祥子、虎妞…，发现了老北京的市井人物；而过士行发现了他的棋人、鸟人、渔人。他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闲人的世界”（过士行语）。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近二十年的话剧创作，能够如此集中如此执着地写一个系列者，不能说只有过士行，但也很难再找出几个了。

六

在于他给我们打开了一个过去从未有人写过的闲人的世界，而且在于他透过这些人在展示一个时代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理论的生存状态。而这点是八十年代的剧作家所没有提供的。在文化反思的剧作中，更注重的是人们的愚昧落后，是过土行，是把他的思考放到对人的自身的思考上。他的戏，没有迎合，没有媚俗，但有着更广大的人类的胸怀。甚至是比较轻松的氛围中，而不得不作出自己的思索。

七

中，反映着一种深刻的精神困惑。这种困惑是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在走向边缘的历史转折中所特有的。在某种意义上，他是边缘人的系列。他从这些边缘人身上，找到了他对生活沉思的诗情的喷射口。失去精神依托的痛苦，终生理想的幻灭却成为自己的牢笼。在他的剧作中，是找不到一个答案的，对这些闲人是在批判吗？是同情吗？是赞美吗？都是，在展示中，却深刻地揭示了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我看，这就是过土行剧作的历史真实的价值。

八

自己的精神模式：凡是进入了“闲人”所迷恋的境界，养鸟者成为鸟的迷恋者，钓鱼者成为鱼的迷恋者，下棋的成为棋的迷恋者；那么，同时他也将自身异化，他并非说是玩物丧志，而是说进入一个不可摆脱的困境。是个性的泯灭消失，是文化到“文化的自戕”，他写出了一种文化“围城”，或者说精神“围城”的现象。我认为，这正是对九十年代知识分子浮躁之后，面临九十年代的文化沉寂，和汹涌而来的经济大潮，以及文化语境的转变所产生的心态的升华和概括。不是一时的，而有了某种历史的超越性和普遍性。

九

从戏剧来衡量过土行的剧作，也不是完全对号的；如果是现代主义戏剧来评估它，也未必合榫。他是注意写实的，但他太熟悉他们了，甚至说他自己比鸟人还鸟人、比渔人还渔人和比棋人还棋人。在他们的生活的细节上，是具有高度的真实感，但剧中却没有什麼社会的热点和焦点，也没有社会关注的事件，甚至还没有什麼具体的年代特征，他不追求这些。同时，他又倾心于塑造典型。在他的戏中，还有着某些传奇的人物、神秘的人物、半人半仙的人物，有着一些荒诞的故事。

上，是比较散文化的，是一种带有写意的铺述。他也不讲究写人物的命运。但是，他的戏却好看好听。其奥妙在于语言。

十

我们对过土行有着高度的评价。应当说，他有着戏剧语言的天才。目前，还不必给他戴上更多的桂冠，但是，他在语言上，他是老舍的继承者，一个有创造的继承者。他创造了九十年代的京味戏剧语言，是可以作为专题来研究的。

十一

是属于北京人艺风格系统，但却是发展的北京人艺的风格。他的戏，也比较适合由北京人艺来演的，特别是由熟悉他的导演来执导。假如，有的导演能够象焦菊隐那样对待老舍的戏，来对过土行的剧作进行二度创作，那么，过土行的戏将会放射出更为耀眼的舞台光彩，就象老舍的《茶馆》一样。换句话说，过土行的戏是有可开掘的舞台潜力的。我们期待着。

戏。由此，可能带来北京人艺的导表演艺术的新发展。其实，《鸟人》和《渔人》已表现出北京人艺在这种京味戏中，有的导演对剧作家的剧本太缺乏焦菊隐对《茶馆》那样的开掘热情和能力。缺乏一个导演大师的风范、气度和修养。

十二

戏并非没有可批评的。他对生活是有所感悟的，但是，似乎对其感悟的生活的历史内涵，还需要进一步的提炼和开掘。结构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对于戏剧来说，再怎样地散文化，都不可忽视结构对戏剧所特有的魔力；语言的运用还需要精炼。《坏话一条街》是有语言的累赘的。

十三

希望的剧作家，正如日月中天。我想，真正的成功还在前头！

厦门大学图书馆